

現代學子九章證

現代文學雜論

趙景深 著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1930

現代文學雜論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著 者 趙 景 深

印 刷 者 光 明 書 局

發 行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五五〇號

分 銷 處 各省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付印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五日出版

初版，1——2000

序

這一本文學論集本想借用美國門肯 (H. L. Mencken) 的 (Prejudices) 題作偏見，或是仿去年新死的英國富理曼 (John Freeman) 的近人 (moderns) 題作時人 (Contemporaries) 的，但是，我怕偏見和時人這兩個簡約的書名不能使讀者一望而知這本書的性質，便用了這個最普通的現代文學雜論。

除了四本童話論文不算，這已是我第九本論文集了。中國文學小史 (光華版) 和英國小說之將來 (譯文，北新版) 是自成系統的。最近的世界文學 (遠東版) 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神州國光社版) 則是小說日報現代文壇雜話 (一九二七—一九二九) 的彙集，也自有牠的體系。惟有作品與作家 (北新版) 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現代版) 俄國三大文豪，文學講話 (均亞細亞版) 和這本現代文學雜論較雜，雖然也稍稍的分過類，各有偏重；如果再仔細編訂，合成一部文學論集

，必較便閱覽。但因自己的生活太艱難，每每積有成稿，便像店中掃清陳貨似的將論文隨便賣出去，這在我自己敝帚自珍的心理是極爲惋惜的。這五本論集都已將版權賣掉。如果可以讓我自己處理的話，（自然這是辦不到的，因此我極能了解胡也頻序消磨的心情）那末，我就將論西洋現代文學大勢的爲一卷，論西洋每個作家的爲一卷，論中國現代作家的爲一卷，雜論爲一卷。幾時我很想自己擬一個目錄，用右手來寫，給自己的兩隻眼睛看。一個人不知道幾時死，自己所嘔出的心血總是寶愛着的，尤其是論中國現代作家的這些論文是我自己的話。如果有人問我最喜歡自己的哪一本論文集，那我一定要舉文學講話和這本現代文學雜論，因爲這兩本書大半是我自己無所倚傍的論文，雖然我有好些朋友，最不贊成的就是這種短短的書評。又有人嘲笑我譯小說猶之奶媽，『養大了孩子，終於是人家的。』那末，這本結集的中下兩卷，分論現代中國小說和詩歌的，總算是我自己貧弱的孩子了。

一九三〇，二，八，趙景深。

目 次

卷 上

托馬斯·曼·····	二
『西方前線平靜無事』·····	一一
哈姆生七十歲紀念·····	一八
捷克大詩人勃累什那逝世·····	三三
格利薄哀杜夫百年紀念·····	三九
葛爾孟的『色的熱情』·····	四五
浪漫主義與基督教·····	五一
辜律勒己的『古舟子詠』·····	五八

卷中

魯迅與柴霍甫·····	六八
葉紹鈞的『未厭集』·····	八一
黎錦明的『雹』·····	八五
葉鼎洛的『白癡』·····	八七
孫席珍的『到大連去』·····	九一
徐霞村的『古國的人們』·····	九四
徐蔚南的『奔波』·····	九九
羅鰓嵐的『招姐』·····	一〇三
白采的小說·····	一〇七
卷下	
朱湘的短詩·····	一一八

馮乃超與穆木天·····	一二三
兩種曲——楊騷與王文川·····	一二九
鍾敬文的『海濱的二月』序·····	一三二
錢君匋的『水晶座』序·····	一三六
程少懷的『流浪者的歌曲』序·····	一四三

上 卷

托馬斯·曼

——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得者

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瑞典京城電，諾貝爾文學獎金已贈與德國文學家托馬斯·曼 (Thomas Mann, 1875-)。他與他哥哥亨利·曼 (Heinrich Mann, 1871-) 都在文壇享有盛名；不過做哥哥的亨利·曼文藝思想反較新，通常都屬之於表現派，而做弟弟的托馬斯·曼文藝思想反較舊，因二十七歲的作品布魯克 (Buddenbrooks, 1901) 而被批評家認為純粹的自然主義者，此後也只是走到象徵主義罷了。

在介紹托馬斯·曼的作品以前，我們先替托馬斯·曼畫一個像。在六年以前，托馬斯·曼在維也納做五十歲整壽的時候，美國批評家琉威松 (Ludwig Lew

isohn) 說道：『他講演過哥德和託爾斯泰 (Goethe und Tolstoj, 1923,) 他在英國文人宴會席上論過文學形式的神祕。……他沒有發塞曼那樣熱紅的火燄，沒有顯尼志勞那樣無休止的浮動，也沒有高爾斯摩綏那樣的謹慎保守，好像他所穿的大禮服那樣的保護周密。他不爲虛名所歆動，也不怕老年和死，他是中落的貴族。他很容易被人誤認作德國北部人，或是美國做生意的人，沈靜而且秀美，頭部狹長且黑頭髮是永遠向左分的，黑鬚鬚已經剃去，但卻不會完全剃去。他那單純的面容一點也不顯得呆笨。他並不心急的想要人家稱讚，也不討厭人家的稱讚，對於愚者的頌揚從來不會中斥過。他只是思索着，大量寬宏的吸着雪茄，在宴會席上也與不相識者寒暄，但卻不心急，也不自卑。』

琉威松在近代德國文學之精神裏更稱讚托馬斯·曼的部登布魯克。他以爲這本書可以代表德國純粹自然主義的極致，賓那脫的吊士軸 (Clayhanger) 固然趕不上這本書，就連喬治摩爾的 ‘Evelyn Innes’，也沒有這本書結構的完整，

雖然在一切作品的總和看來，喬治摩爾也許比托馬斯·曼偉大。這一本書寫得很長，好像從前的英國的長篇小說一樣。不過據琉威松說，就是從時間裏洗剔出來的費爾丁（Fielding）和薩考萊（Thackeray）也沒有他這本書結構和諧，部登布魯克簡直是堅固的建築物。其無懈可擊的程度，幾可比之於希臘名劇屈尼王。十一章書形成一個有機體，每一章的每一節，每一節的每一小段，都預先安排得伏伏貼貼。文體柔和，充滿了色采，表現能恰如其分。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連描寫景色也是如此。他不像迭更司那樣的敘述鬆散。他的敘述有一種永遠不斷的韻律，觀察點也永遠不變。德國現代文壇哪怕只產生這一本書，在世界文壇上即可毫無愧怍。

琉威松把這本書棒到九霄雲裏去，究竟這是一本什麼書呢？這本書的小題目是「一個家庭的衰頹」，寫的是一個家庭經過四代的沒落，也就是資產階級家庭沒落的實寫。他不寫人們與歷史和社會變革的關係。他只是拿這些事實當作一種現

象來寫。他不是做問題小說。他只告訴我們他們是從興盛而漸趨滅亡，但他卻不告訴我們爲什麼他們會漸趨滅亡。他用的是自然主義的觀照態度。他不是用的史學家或經濟學家的看法。這本書是映射着他的祖先和他自己。托馬斯·曼和亨利·曼都是部登布魯克第四代的模型。此書一出，即獲得批評家的注意和讀者大衆的重視。他將十九世紀中葉資產階級的沒落，這一部分人的社會生活顯示給我們。

部登布魯克的房屋建於一七六八年。第一代都是留白克 (Tibbeck) 老漢沙 (Hasse) 城的穀商，忠實純樸，克勤克儉，敬畏上帝，小說從一八三五年叙起，那時他們早在城中獲得很高的地位。不過他們的繁榮完全是物質的，精神上一點也沒有進步。其間並敍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社會上的不安定，以及華格納的樂曲。到了第二代，所受教育比第一代要高，仍是敬畏上帝，但卻帶有非資產階級的浪漫心情，並且想伸出頭來，看看鄉僻以外的廣大的世界；不過做穀商的經驗卻不及第一代了。這一代人在孟街 (Meng Street) 老約翰 (Johann) 家裏喫暖房

酒——老祖父、兒子、孫子、親戚、朋友以及寄食者都聚在一起。人物描寫得很多，彷彿大幅的圖畫。器具服飾都有得叙到，對話尤能顯示個性。在部登布魯克家族慢慢的走向破滅的時候，各個人物都很活躍的顯示出來。

部登布魯克生子，娶妻，又生小部登布魯克，一切都集中於孟街的老屋。他們代表地方、宗教、社會以及政治的保守主義。可是到了第三代，就有些出軌了。安多妮（Antonie）輕浮而且執拗，沒有得到好下場。她的哥哥桂士新（Christian）則因受傳統思想的束縛，蠢蠢思動。只有托馬斯還能勉強的繼承祖業，墨守舊規。但到了第四代，托馬斯的兒子小漢諾（Hanno）可就更不會經商了。他是一個神經質的，病態的，夢想的青年音樂家，弄到後來，房屋賣掉，托馬斯病故，小漢諾在十五歲上天折，商人的家庭，偶爾出了一個藝術家，便弄到如此的地步——於是昔日繁盛的家族竟成爲衰草荒煙，徒使後人憑弔而已。

這一部部登布魯克是與尼采一樣的談到變質，但尼采與托馬斯·曼的見解是

不同的。尼采以爲資產階級鉛版一樣的平凡是變質。而托馬斯·曼則恰恰相反，以爲做生意的人（資產階級）是健康的常態；智識階級和藝術家倒是變質，出了常軌。一切托馬斯·曼的作品都是研究資產階級怎樣變成藝術家以及藝術家怎樣復於常態的。也許他自己也是徬徨於這兩條大路之間呢。

除了部登布魯克以外，托馬斯·曼尙作有威尼斯境內之死（*Der Tod in Venedig*, 1913）寫情緒的二元論，脫列思丹（*Tristan*, 1903）則是感傷的戀愛故事，克魯格爾（*Tonio Kröger*, 1914）寫的是精神平靜以後的想像。小先生夫里得曼（*Der Kleine Herr Friedemann*, 1898）是短篇小說的結集。題作書名的一篇是寫夫里得曼因有殘疾，爲社會所棄；竟連不值價的一個戀人，亦爲他人所奪，他不能忍受失望的痛苦。

托馬斯·曼在大戰期間做了一些小冊子：談到政治和社會，一個非政治家的觀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1918）是擁護德國的軍國主義的，

言論與答辭 (Rede und Antwort, 1916) 是他對於社會的觀察。

與部登布魯克同稱爲托馬斯·曼的傑作的就是一千四百面的巨著魔山 (Der Zauberberg, 1924。)如作者自己所說，這是『辯論小說。』全書的大部分都是辯論，充滿了哲學的思索，動作甚少，極爲沈悶，不過據說讀了第二遍，即可在單調中得到感傷的美。部登布魯克是代表家族的，魔山則是代表現代社會的。所謂魔山就是戴伏斯山 (Davos,) 在戴伏斯山上的肺病療養院裏，各國害肺病的人聚在一起。那兒上覆廣大的天穹，四圍繞以冰河。養肺病的人除了主要的卜司托普和朱藹溪兩個表兄弟以外，還有意大利人和猶太人以及各種各類的人，一同討論人生和哲學的問題。他們古今中外，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形成了這一部巨著。

他對於疾病問題非常感到有興趣，他在這部魔山裏充滿了死之景色，他對於死的描寫似乎有一種敏銳的藝術的和心理的喜悅。這種研究人們對於疾病的反應

之偏嗜，在這部書裏充分的表現了出來。書中敘一個年輕的學習工程的學生卡司托普（Castorp）從漢堡到病院來看他的表哥朱藹溪（Joachim Ziemssen，）預備三星期後就走。醫生發現卡司托普自己也有輕微的肺病，於是他也在醫院裏做了病人。他對於恢復身體和重回到常態的世界（戴伏斯山上的病人所謂的『平地』）的願望逐漸麻木，竟在病院裏住了七年。他的表哥朱藹溪想出去打仗，於是不顧醫生的勸告，逕自下山，進了軍隊，終於被迫回院，死在院中。朱藹溪是與卡司托普恰恰相反的人物。他向疾病奮鬥，在生理上成了功，但在道德上卻失敗了。卡司托普因疾病而陷於不道德。有一位醫生是心理學家，對病人講演戀愛是疾病發展的分子。他說遏抑的戀愛變成病的形式，病的現象也就是喬裝的戀愛的表現，一切疾病都是變形的戀愛。有各種人在各方面給卡司托普以影響，其中有一個是他所戀愛的女人。她出院的時候，給了他一個X光的照片，照的是她的上身，沒有面部，他時常和這照片接吻。